

禮記集說

廿五

新刊
子部
和齋

PDG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之二

歸安鄭元慶述

中庸第三十一之二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註云則法也言持柯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也違猶去也慥慥乎篤實言行相應之貌疏云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也所求乎子以下四者言欲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己夫子聖人猶曰我未能凡人當勉之無己河東侯氏云前章言道之莫載莫破子思又恐學者窮高極遠游心天地之外以求所謂道者則其於中庸也遠矣故又引夫子之言以明之錢塘吳氏云道不遠人道在邇也人之所以與道遠者爲之者遠之也墨氏兼愛是爲仁也卒至於無父楊氏爲我是爲義也卒至於無君故人不不可以爲道君子以人治人患也不以人治人而治

之以己非忠也改而止恕也改而責人無己非恕也
故繼之曰忠恕違道不遠 晉陵錢氏云此謂中庸
之道取則於己道人道也爲道而遠人則非道矣伐
木爲柯者必以柯其法則唯取於柯可謂不遠視之
猶以爲遠以所執所伐二物故也若君子以人治人
初非二物權衡尺寸本之吾心卽其不如吾心者改
之足矣何必他求 四明袁氏云忠恕二字見得以
人治人最明何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誠以心體之
人以不願施於我必非我之所願人我一也而我乃
以不願施諸人豈中心如心之謂乎中心如心者以
人治人而已 吳興沈氏云改而止者向也爲人臣

而不知所謂忠今也改而爲忠苟反於忠則自然止於忠矣向也爲人子而不知所謂孝今也改而爲孝苟反於孝則自然止於孝矣至於爲君爲父與國人交莫不皆改止於仁止於慈止於信 四明沈氏云君子以人治人兩人字皆是已天下萬物之理皆已所自有不必求諸他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便不是以人治人中庸本無止法其曰改而止未改自不可止已改自不容不止是無止也纔說出忠恕字便已是違道了但去本來未遠耳 高要譚氏云忠者盡己恕者推己與中庸之道無異致也中庸之道合內外彼己而爲一故以忠恕求中庸極爲切近君子之道

四丘未能一焉卽夫子開示體忠行恕之微旨也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道雖甚易知甚易行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能知不能行夫子若曰吾於此道自謂能盡之則天下之人皆知其易而不知其難且將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自以爲有餘而不勉其所不足不務力行而唯以虛言相尙固有所行未極其至而所言先過其實者矣故夫子以身示之曰此四者雖常道若其至處則吾皆未能也繼言吾於常德則行之而不敢已吾於常言則謹之而不妄出又言自知有所不足則勉強而力行自知行有餘力則常抑之而不敢盡出又言言必顧行行常恐不及於言行

必顧言言常恐有過於行末云君子胡不慥慥爾蓋
夫子開誘後學皆欲務實不浮於言務於實者盡已
之未至卽所謂忠也不浮於言者不夸人以難能卽
所謂恕也 雪川倪氏云篇名中庸論中之理詳矣
而論庸則庸德庸言蓋庸德而能行庸言而能謹所
謂庸者不過如是而已能合於中則能庸矣言願行
行願言不曰視而曰願者視正視也願反視也正視
其前而無失未爲盡也必反視其後而無失乃爲盡
也 德清許氏云夫婦之造端子臣弟友之求盡皆
所謂道不遠人而不遠人以爲道者然自責自脩必
期至於慥慥之地而以人治人能改卽止一本於忠

恕而已焉此中庸之學也 東阿于氏云此章一串

只是忠恕蓋云道不遠於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則不
可以爲道矣何也執柯伐柯其則固不遠也以人治
人正是則字其則維何忠恕是也忠恕違道不遠非
則而何何謂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
何謂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譬如爲子而孝己之
所求於子者吾所願也而未能施之於父則子之所
施於己而不願者亦勿施於父可也至於臣與兄弟
朋友亦莫不然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卽以恕己之心
恕人又不啻如執柯以伐柯者矣然則人之爲道豈
必遠人以爲之哉唯於庸言庸行之閒致其進脩而

不爲虛僞之學卽已矣所謂不遠人以爲道也故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貫之正在此處不可以忠
恕爲下學一貫爲上達也會子一唯之功全在此章
解者自執柯以下分作三段誤 京山郝氏云道不
遠人兼人已而言以我視人爲人以道視我亦人人
唯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上言夫婦此言子臣弟
友盡乎人而道備矣離人言道便是空譚忠恕二字
一章樞紐人人忠恕則分願各得親親長長而天下
平 遠人爲道祇爲不忠恕忠恕卽是以人治人責
人反己卽是忠恕宋儒分貼望人責人愛人三段破
裂不成章 烏程姚氏云道與人原非二物故說道

不遠人隨說以人治人無非欲人以道自治而成其所以爲人後章云其人存人道敏政故爲政在人不可以不知人誠之者人之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是此箇人字總是責成人之盡道 道卽子臣弟友之道人卽子臣弟友之人故說道不遠人引詩見有物有則此道原具在人身以人治人是以子臣弟友之道脩治吾人之身改是改其遠於人者止是止其具於人者忠恕便是道忠恕與道更何安勉之殊要認此違道不遠之不遠二字卽道不遠人之不遠二字若忠恕與道猶爲有閒則道不遠人亦與人猶有閒耶此一本色證佐 君子之道四正指言此道之在

人者所求乎子四段下緊接庸德之行等語正本此忠恕以自治其身正是改而止於其道處故說君子之慥慥慥慥着一毫虛假不得讀此章要知語意原一氣而夫子喫緊教人處在忠恕二字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吳興沈氏云位非名位之謂立太極莫三才列萬物止其所止之謂也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

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此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
外者此理也唯其性分所止無不具足極天下之富
貴貧賤夷狄患難皆不足爲吾加損故素富貴行乎
富貴云云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雖紛擾於外君子之
位於內者常自若也何往而不自得焉君子之位於
內者如是勢之尊卑人自以爲上下耳於君子何榮
辱焉故居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亦其理宜然
也君子則然小人反是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
行險以徼幸 建安游氏云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
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
加損故無得喪此君子之得於心者然也至於在上

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唯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以在我者有義也下不尤人以在物者有命也此君子之見於行者然也蓋君子爲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 海陵胡氏云位者所守之分外者分外之事患難有二或一身之患難或天下之患難處天下之患難生重於義則捨義而取生義重於生則捨生而取義一身之患難但自守其道不變其志此行患難之道也 雪川倪氏云素者其舊所居已然

者也入者今方自此而入也假如生於富貴是其素
富貴也或貧賤之士逢時而得富貴是其入富貴也
下三者皆然素者以道行之故無所不行入者以道
行之故無往不得自得卽孟子所謂自得之則居之
安之自得自得其道則有以自樂故無入而不自得
也富貴順境也貧賤夷狄患難逆境也順居其一逆
居其三以此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矣俟命者世俗
以爲俟命之亨通如此則是欲達而惡窮或不如志
不免失望君子則達亦俟命窮亦俟命窮之與達聽
天命之何如爾故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林氏云夫易與險不難知也君子小人所以

異其趣者何也蓋居易本乎循理行險由乎趨利君子循理小人趨利其所以異也然而居易以俟未必不得雖或不得亦曰有命行險以徼未必可得雖或苟得不過曰幸君子觀此可以審其所擇矣 京山郝氏云素位而行卽聖人時中無意必無固我中庸之化境也凡身所寓卽位離位卽外但素位而行則隨處安樂但願乎外卽未免扳援陵轢未免干求得失 烏程韓氏云素字有力量有工夫不陵不援不怨不尤極筆描寫素字

愚按此章行字根上庸德之行行字來行字所該甚多不止子臣弟友故又以富貴貧賤夷狄

患難推廣言之素位而行至於居易俟命亦是
君子之求合於中庸處無非完得箇庸德之行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註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疏云此與下節覆明行
道在身之事 藍田呂氏云射者發而不中則必反
而求其不中之因意者志未正耶體未直耶持弓矢
未審固耶然而不中者寡矣君子之正己亦若此也

京山郝氏云此承上章正己無求而引夫子之言
以明行道之基章句以繫上章之末取反求與正己
相似然素位之君子豈有失正鵠之事仍舊冠此章
義理深長家之本在身也 烏程韓氏云從反求諸

身說起故君子之道本諸身作結經也中間脩身誠身保身緯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註云自從也琴瑟聲相應翕和也耽亦樂也子孫曰孥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疏云詩小雅常棣之篇美文王之詩長樂陳氏云君子之道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欲孝父母自妻子始則亦反諸身求諸己耳皆忠恕之所致中庸之所成也高要譚氏云誠身之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不外是而其用